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57 ·

文學類

日本文學史

英國文學史綱

歐洲文學史

謝六逸著

金東雷著

周作人著

上海書店

梁任公先生著

墨

經

校

釋

一册 定價七角

墨子爲古籍中極難讀之書，並多訛誤遺佚之字，是編爲梁任公先生十餘年來讀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將其字之誤者正之，佚者實之，並加以詳審之註釋，學者自不難卒讀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930)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初版

(北京大學叢書之三)

(歐洲文學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周作人

審定者 北京大學編譯會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達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歐洲文學史第三卷

第一篇 中古與文藝復興

第一章 緒論

一 自西羅馬亡，至文藝復興，歷年千餘，稱曰中古，爲希伯來思想最盛之時。其時列國分立，屢興兵革，民無所託命，遂多悲觀，願脫離現世以得安息，於是基督教勢力，風動一時。教徒事業，在自度度人，滅體質以救靈魂，去人世而歸天國，以苦行斷食，祈禱默念，爲專一之務。恐理知有妨信仰，情思發動，又足爲向道之累，故藝文學術，無不屏絕，哲學亦降爲神學之婢 (Handmaid of Theology)，屬於學林 (Schola)，教徒專攻之，大抵附會曲解，非復希臘羅馬時哲學，能研求真理者之比矣。又據舊約書說，以爲人性本惡。世人得此教訓，則或入苦行 (Asceticism)，或爲玩世 (Cynicism)，趨向雖不同，而否定人生則一，更不以扶植文化爲志。故史家名此期爲黑暗時代也。

基督教徒以天國爲歸宿，現世則試驗之地 (Probatio)，所在有撒但 (Satan) 誘惑，引人入於魔道。諸凡美與悅樂，皆卽罪惡之餌，禁戒唯恐不嚴。個人之肉體，尤爲入道障礙，用諸苦行以克制之。如十二世紀時，伊大利有高士 Santo Francesco，敝衣疏食，日日以鐵索自鞭其身，卽其例矣。故希伯來思想，純爲出世之教，與希臘之現世主義正反。然雖相反，而復並存，史家所謂人性二元 (The Pagano-Christian dualism of human nature)，不能有偏至者也。故凡理想與實在，個人與社會，理性與感情，知識與信仰，或體質與精神，皆爲此二者之代表，互相撐拒，以成人世之悲劇，而人生意義，亦卽在斯。卽文藝思想消長之勢，亦復如是，而其跡在中古爲尤著也。

中古時希伯來思想，雖陵駕一切，而異教精神 (Paganism)，出於本能，蘊蓄於人心者，亦終不因之中絕。一與事會，輒復萌發。故封建制度與宗教狂信 (Fanaticism)，合爲十字軍，而騎士文學，亦從此起。Trobador 繼作，歌神聖之愛，不違正教，然發抒情思，已不安於枯寂。游學之士 (Clerici Vagi)，身在教會，而所作浪游之歌 (Carmina Vagarum)，

第二章 異教詩歌

二 歐洲民族，其重要者，可分三族，一拉丁，二條頓，三斯拉夫，其下又有分支，頗爲繁雜。唯藉宗教之力，爲之維繫，故文化常能一致，歐洲中古文學，亦以教會爲根據，唯各民族之原始文學，因此又多湮沒，蓋儀式贊頌之歌，非依信仰保持，不能存在。基督教興起，舊日典禮既廢，禮拜歌詞自亦絕於人口，故古代頌歌，無得而聞焉。神話史詩，存於今者，亦已極少，略舉概要如下。

一英國史詩 Beowulf，其文義云蜂狼，謂熊也，爲古北歐英雄。詩記其人爲丹麥王殺巨人 Grendel，後五十年，又爲民除火龍之害。初本短篇，流布北地，及英人渡海，定居不列顛，此歌亦與俱來。後人集錄，彙爲長歌，凡三卷四十二章。今所傳者爲七世紀寫本，已多後世基督教人修改，然其精神，則固爲古條頓人之信仰。Beowulf 將與巨人戰，恐不敵，曰，倘其死也，命之所定，人孰能逃命（Wyrd）。此委心任命之意，卽與基督教思想異者也。

二德國 Hildebrandlied, 本 Dietrichsaga 中之一部。敘 Hildebrand 浪游三十年, 歸途遇其子, 不相識, 因相決鬥事。今存六十九聯, 爲八世紀時教徒所錄, 首尾已不完。此他猶咏 Hildebrand 之歌, 唯屬於武士文學, 與此不同矣。

三北歐 Edda, 有新舊二種。伊思蘭人 Snorri Sturlusson (1178-1241) 初集神話傳說及詩法, 爲書曰 Edda, 蓋出於 Ódhr 一字, 義云詩。至一六四二年, Bryniolf Svensson 發見一書, 亦同此名, 疑是十二世紀時人所編, 遂名之曰舊 Edda, 而以 Snorri 所編者爲新書。舊 Edda 凡三十三篇, 史詩居三之二。其中數章經後人纂亂, 然古代條頓人之風俗思想, 多賴以傳。Snorri 又著家乘 (Heimskringla) 一書, 本爲歷史, 而所錄多傳說, 爲後世文人所重, 常取材於此焉。

四俄國自古有故事詩曰 Bylina, 皆敘古英雄事迹。最有名者爲 Igor 之歌, 記一一八五年 Kiev 王 Igor 攻南方回族敗歸之事。時雖已歸基督教, 唯精靈信仰 (Animism) 之迹, 仍甚明顯。Igor 之敗, 草木悲涼, 伏地哀歎。念日神 (Dazhbog) 子孫失其威榮, 屈於強暴, 此後時光, 更無歡樂也。Igor 妻 Jaroslavna 歌尤佳, 對於風日川流, 各抒哀怨, 純樸優美, 本

詩中卽比之鷓鴣之悲鳴云。

五 Celt 族天性愛美而善感，富於詩歌。Arthur 傳說，起原 Wales，言六世紀時與英人戰事。後流轉入英法諸國，合於武士文學，影響遠及後世。Celt 族優美之思想，亦多藉是以傳。此他著作，則以言文隔絕，少知於世。

此外各國民歌俗謠，雖采錄之事，近世始盛，然發源皆甚早。與鄉村傳說，同其源流，歷代口傳，以至今世，其中含有異教思想者不少。是皆民間文學之留遺，而後世詩歌小說之發達，亦頗借助於此也。

第三章 騎士文學

三 中古歐洲，因基督教之力，信仰漸就統一。封建制度，亦方盛行。以此二大勢力，互相調和，造成時代精神，即世所謂騎士制度（Chivalry）是也。終則發爲十字軍，信神忠君，重武尚俠之氣，悉發揮無遺蘊。當時文學，乃大被影響，而生變化。蓋騎士生活，本多瑰奇之趣。當時人心，又久倦於枯寂，喜得此發泄之機會，以寫情緒。此詩歌小說勃興之所由來，而教徒文學，亦以此稍衰矣。

各國古代，皆有行吟詩人，如希臘之 Rhapsôdos，或寄食王家，或游行各地，歌英雄事迹爲生計。及基督教流行，此業漸衰。十字軍興，基督教之武士，一變而爲史詩之主人，遂復盛行於世。蓋事迹既甚適於小說，其制度又爲當時政教之結晶，故甚爲當世愛重。詩多類似，大抵以戰鬥爲主。其人多獷野，然與殺伐時代之精神，實相一致。茲舉其最著者如下：

一法國史詩（Chanson de Geste），述 Arthur 外，多咏

Charlemagne 君臣事業，以 *Chanson de Roland* 一篇爲最勝。七七八年時，Charlemagne 南征，班師過 Roncevaux，爲土人所襲，後衛皆戰歿，Hroland 其一人也。詩爲十一世紀中葉所作，述此事始末，唯以 Basque 爲亞拉伯人，故與當世思想尤相合。

二西班牙之 *Poema del Cid*，蓋仿法國史詩而作。敘 Ruy Diaz de Bivar 與回教徒戰事。亞拉伯人敬畏之，故稱之曰主(Sidi)，卽 Cid 字所從出。詩亦千一百五十年頃作。

三德國之 *Nibelungenlied*，十二世紀作。敘 Siegfried 之死，與 Nibelung 族之亡。Siegfried 殺龍事，又見於英雄書(*Heldenbuch*)，蓋傳說中常見之事。至其死於 Brunhild 之報復，則出舊 Edda 也。

四英國史詩 *Brut*，爲 Layamon 著。十二世紀中葉，有 Geoffrey of Monmouth 著不列顛諸王史，謂 Aeneas 子 Brutus 始至不列顛，建立邦國。法人 Wace 采譯爲詩曰 *Brut d' Angleterre*。十三世紀初年，Layamon 復編譯爲古英文，言 Arthur 王事特詳。至 Thomas Malory 以散文作 *Morte d' Arthur* (1485)，會萃衆說，益臻美備，爲 Arthur

王傳說之淵藪矣。

四 戰爭之詩歌，終復漸就衰頹，轉爲咏歎戀愛冒險之事，遂有 *Épopée Courtoise* 者，代 *Chanson de Geste* 而興。其所取材，亦多在 *Arthur* 一派，於是 *Celt* 優美之思想，勢乃大張。詩中人物行事，不復獷野如前。且對於女子之意見，亦復一變。昔以女子爲罪惡之源而憎惡之，爲人類之弱者而保護之，亦無所謂純潔高上之愛者，時乃崇拜甚至，視爲慈惠愛情之化身。昔以爲 *Eva* 者，則一轉而爲聖母。人世愛情，乃至微妙不可測，神聖不可犯。此種思想，散布全歐，好武之風，移於尙美。美之崇拜，乃入於神祕主義 (*Mysticism*)，而抒情之歌，終代敘事詩而興起焉。

抒情詩之作，法國爲盛，然實承 *Provence* 餘緒。當十二世紀中，爲 *Provence* 文學最盛時代。詩人曰 *Trobador*，大半貴族，有歌人曰 *Joglar* 者，受其詩，行吟各地，傳揚作者聲名。詩分諷刺 (*Sirventes*) 豔歌 (*Chanso*) 二種，以神與愛爲詩材。主臣之分，推及於愛戀之事，詩人競唱 (*Tenso*)，以女子爲主裁，不異於武士之角技 (*Torneiement*)。蓋由其地氣候溫和，土地肥沃，民生樂康，情思豐富，故能有此，且自由之

思想，亦有以助成之。唯終以宗教衝突，有 Toulouse 之役 (1218)，文化奄然俱盡。是時法之 Trouvere 與 Jongleur，乃繼承而發揚之。在西班牙則有 Trovador 與 Juglar，皆出於 Provence 詩派。德之 Minnesinger 亦羣起於 Swabia。英自昔有 Scôp 與 Gleoman，唯其遺迹僅留於 Widsith 及 Deor 二斷片中。至十三世紀末，行吟詩人復興，而多模擬法國，以 Alysoun 一篇爲最佳。今所稱北風 (Blow Northerne Wind) 鷓鴣 (Sumer is Ycumen in) 兩章，則皆出俗謠，非詩人創作也。

第四章 異教精神之再現

五 中世基督教嚴肅思想，束縛人心者劇甚，於是漸生反動。騎士文學，轉爲 Trobadour 詩歌，人間情愛，遂爲文藝本質。唯其外觀，與教宗仍若不甚違忤，當時傳說 (Legend)，亦多似之。如法國古德 Abelard 之愛 Heloise，後世傳其簡牘，情絕純摯。又有德國歌人 Tannheuser 入愛神之山 (Venusberg)，久而厭倦，返求法王宥罪，不得而死諸說，皆是也。此諸著作，雖語有檢束，不盡其意，而是認人生，反抗出世教之精神，已顯然可見。至法國 Aucassin et Nicolette 一篇，乃直言無所隱飾，幾純爲異教思想矣。

Aucassin et Nicolette 爲十二世紀半作。詩話間出，故文中自稱 Chantefable，蓋彈詞之屬，爲古文學中所希見。書敘 Aucassin 悅 Nicolette，而其父 Garins 伯爵阻之，謂敢娶 Nicolette 者，當被詛祝，墜入地獄。Aucassin 終不聽，謂不欲居天國，與衰癯之長老伍，惟願偕 Nicolette，與世之學士文人，美人豪傑俱入地獄中云。現世思想，已極彰著。英人

Walter Pater 論之曰“中古文藝…復興時，人人欲得心之自由，求理性與神思之發展，是時有一極大特色，即非禮法主義(Antinomianism)是也。其反抗宗教道德，尋求官能與神思之悅樂，對於美及人體之崇拜，皆與基督教思想背馳。其尊崇愛戀，如新建宗教。是蓋可謂之異教諸神之重來。如古傳說所言，Venus 未死，但匿居山穴，時至復出。是餘諸神，亦仍往來人世，唯變服爲…種種狀而已。”Aucassin 之語，最足爲此樂生思想代表。浪游之歌，亦復如是，而其書又出於教徒，則尤足注意者矣。

浪游之歌(Carmina Vagorum)不詳著者姓氏，蓋詩選類，今存十三世紀時寫本，爲 Bavaria 教會舊藏。游學之士(Scholares Vagi)各國皆有之，遍歷歐洲名都，以求學問，初不限於一族。唯所作詩皆用拉丁文，又仿中世工會(Guild)之例，共奉 Goliath 爲師，自稱 Goliardi。游學者本屬教會，故詩亦多仿宗教頌歌體式，唯其內容，則爲詩酒愛戀三者，背棄宗信，脫略禮法，以樂生享美爲人生目的。謂酒家之可尊，過於聖廟。此基督教 Clergi vagi 之歌，與 Anakreon 相去，乃已不遠。可知希臘思想之萌動，蓋出人性自然，初不盡由模

仿也。

浪游之歌大半言愛戀，唯既非騎士文學中之女子崇拜 (Gynacolatia)，亦無神祕思想，但以爲生人之愛而歌之耳。凡所讚歎，亦皆官能之美。有 Lydia Bella 及 Saevit Aurae 諸詩，咏人體美，最著名。Gaudeamus Igitur 一篇，於送葬後歌之。言人生實短，死後歸於虛無。故當及時行樂，更不信有來世，亦不信有靈魂。其思想與當世信仰制度，已不相屬，復歸於異教精神，開文藝復興之先路。浪游之歌，本一時寄興之作，亦非別有主張，唯言養生享樂，保持人性之本然，則與文藝復興時人間本位主義，實相一致。故觀於此詩，已大可見新時代之趨向也。

第五章 文藝復興之前驅

六 意大利文學。在中世殆無所表見。蓋其國襲羅馬之遺，封建制度無由樹立，故騎士詩歌略無所聞。Provence 詩風雖盛行，顧皆模擬而少特色。唯 Guido Guinicelli 及 Guido Cavalcanti，稍有聲望。其民族勢力所儲，乃別有在。古希臘羅馬之文化，涵養人心，造成時勢，遂有文藝復興之盛，而以三人爲前驅。Dante 作神曲，Boccaccio 作十日談，立意大利詩文之極。Petrarca 爲最後之 Trobador，振興抒情之歌，又爲提倡古文學之第一人，尤有功於世。

Dante Alighieri (1265 - 1321) 爲 Florence 世族，奔走國事，不得志而歿。少時受 Provence 詩派影響，多作抒情詩。嘗愛 Beatrice (de' Portinari)，作詩頌之，成集一卷曰新生 (Vita Nuova)。其言愛情，本爲 Trobador 一派，後以 Guinicelli 感化，轉入密宗 (Mysticism)。以爲美善合一，故崇 Beatrice，近於神明，而愛則入聖之功也。又作神曲 (La Divina Commedia)，寓其思想，爲世界名著之一。詩凡三

部，記羅馬詩人 Vergilius，導之夢游三界事。先過地獄界 (Inferno)，下陷如杯，分九層，有罪者列居其次，末層至隘，居極惡者三人，爲賣耶穌之弟子 Judas，刺該撒者 Brutus 及 Cassius，與撒但共處。次至淨罪界 (Purgatorio)，爲一山，分七級，居者視懺悔之力，次第上升，頂卽樂園。最後至天國 (Paradiso)，善人所居，Beatrice 出迎，引之使對上帝，此其大略也。神游幽冥之說，古多有之，Odysseia 及 Aeneis 中，皆言其事。Dante 未見 Homeros，故舉 Vergilius 爲導，亦以其詩讚頌羅馬，與己之政見相合故也。神曲自昔稱難解之書，箋釋不一，據其所著王國論 (De Monarchia) 攷之，約略可通。大意謂政教並立，皆以福民爲事。王者以人智治國，使人能守哲理道德，得現世之福。法王以神智化民，引人入於宗教信仰，得久遠之福。Vergilius 爲人智之代表，故導 Dante 至樂園而止。Beatrice 則爲神智之代表，乃能導之入天國。其言極惡者舉 Judas，蓋以其賣基督教主故，Brutus 等，則以殺羅馬第一君主故，卽因其破毀政教故也。詩中悔罪受福之說，大抵出於 Thomas Aquinas 之神學，今不具論。Guinicelli 言美善合一，亦本 Aquinas，故 Dante 思想，

實合煩瑣哲學，與 Trobador 詩派而成。神曲一書，雖爲譬喻 (Allegoria)，用以宣傳奧義，唯所重仍在 Beatrice。故其爲此詩，亦正以言神聖之愛，猶作新生之意也。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父爲 Florence 律師，與 Dante 同以國事被放，流寓於法。Petrarca 遂自幼承 Trobador 之影響，學爲詩歌，又治古代文學。父死無所依，入教會爲長老，唯仍專心學問，作詩不輟。詩之本源，與 Dante 相同，並出於情愛。嘗識一武士之妻曰 Laura (de Sade)，思慕之情，均寄於詩。而 Laura 旋卒，人世之愛，轉爲靈感，中心永慕，如對神明。Dante 之於 Beatrice，殆可彷彿，蓋並出密宗思想。又極喜古學，游行各地，蒐訪拉丁古文著作，不遺餘力。身爲教徒，而甚崇古代異教文化，嘗自言其所處境地，在 Augustinus 與 Vergilius 之間。蓋其神往古昔，欲使基督教與異教思想，得相調和，意至深切，於文藝復興之運動，實大有功也。

Giovanni Boccaccio (1315–1375) 亦 Florence 人。幼從父業商，棄而學律，復不愜意，改治希臘文學。與 Petrarca 友善，亦致力於古學。著作甚多，以小說爲最善。Filocopo 仿

'Aucassin et Nicolette 述古時傳說，爲中世散文小說之始。
'Ameto 則 Longos 一流之 Pastorale，寫理想之牧人生活。
Fiammetta 言女愛 Pamfilo，而其父召之歸去，因自陳哀怨。蓋實 Boccaccio 假此發抒己意，爲後來自敘小說之源
本。十日談(Decamerone) 尤有名，爲其絕作，書言一三四八
年頃 Florence 大疫，有士女十人，避地村落間，述故事以消
長日。人各一篇，凡十日，共一百篇。會萃衆說，假設事迹以
聯貫之，古昔多有此體，如印度之 Panchatantra，亞拉伯之
一千一夜，皆是。Boccaccio 蓋仿爲之，所收小說，亦非盡出
己作，率取材於故事俗說，而一經運化，無不美妙。敘述仿
Apuleius，間或失之不莊。唯其清新愉樂之精神，乃能於陰
鬱之中古時代，開拓一新方面，功績甚偉，不僅爲意大利散
文開祖已也。

英國有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系出北人
(Norman)，以王事使法意諸國，遂仿其詩風，作詩數篇。晚
年作 Canterbury Tales，雖仿十日談，亦自具特色。詩言有巡
禮者三十一人，集於旅次，共赴 Canterbury 大寺。途中各說
故事，以慰岑寂，而所作祇二十四篇。其序言一篇，寫旅人風

采言動，頗極其妙。William Langland 於十四世紀中葉，作 Plowman Pier 一詩，述夢見農夫 Piers 導之尋求真理，遍歷諸境，終得神智。亦譬喻體，與神曲相似，然非出於模擬。描寫世相，特可推重，至其非難教會行事，已張宗教改革之先聲，與 Wyclif 並稱。英自北人入國。言語紛歧，Wyclif 譯新約，流布民間，英語之勢始張。至 Chaucer 而大定，立近世文學基本。而革新之機，則仍來自意大利，距 Chaucer 之死，已百年矣。

第六章 文藝復興期拉丁民族之文學

七 文藝復興發端於意大利，漸及法德英西諸國。顧其勢力在意最盛，前後歷十四五兩世紀，各國則略遲百年。其後雖就消沈，而精神深入人心，造成偉大之文學，至十八世紀後半，始復變焉。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王摩訶末二世取君士但丁堡。東羅馬之學者，避地於意，挾古文書與俱，是爲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始。德人 Gutenberg 始作活字板（1435），英意荷蘭繼之，是爲文藝復興勢力流布之始。唯此皆已著之事迹，至其發動之精神，則仍由國民之自覺，實卽對於當時政教之反動也。邦國爭長，各以縱橫機詐相尙。教會信仰漸失，而威福轉加。各國行吟詩人等，對於教徒之不德，久多譏刺之詞。且嚴厲之 Asceticism，厭制人心，久不可堪，而法王教正，復不能爲超人間之卓行，作人民模範。則懷疑以生，舊日宗信，漸漸動搖。久蟄之生機，俄忽覺醒，求自表見，終乃於哲學研究中得之，則遂競赴之，而莫可禦矣。基督教欲滅體質以救靈魂，

導人與自然離絕，或與背馳。而古學研究則導人與自然合，使之愛人生，樂光明，崇美與力。不以體質爲靈魂之仇敵，而爲其代表。世乃復知人生之樂，競於古文明中，各求其新生命。此文藝之盛，所由來也。

十五世紀中，意大利治古學者極盛，志在調和古今之思想，以美之一義貫之，Platôn 之學遂大行。真美之愛，同出一源，與中世 Trobador 所謳歌，頗有相似，世多好之，如 Petrarca，卽先覺之一人也。Marsilio Ficino (1433-99) 則注畢生精力於此。Cosimo de' Medici 祖孫，提倡最力。Lorenzo Il Magnifico 於講學之餘，多所著作，仿希臘牧歌式作 Ambra 等詩數章，甚爲世所稱。當時文士，多游其門，如 Pulci 與 Sannazaro，皆是也。

Luigi Pulci (1431-87) 爲 Lorenzo 摯友，著 Morgante Maggiore，取材於傳說，而文特詭異。對於教會，似疑似信，讚揚與嘲罵閒出。論者紛紜，不能明其指歸。大抵當時人心趨向，頗與此相類，是詩足爲象徵。又以詼諧美妙，頗得世譽，爲後來諧詩之宗。Matteo Maria Boiardo (1434-74) 之 Orlando Innamorato，亦記 Orlando 事，而敷敘故事，別無

新意，後 Lodovico Ariosto (1474-1533) 作 *Orlando Furioso*，即汲其流，咏中世之騎士，而著想陳詞，不爲時代所限。至引希臘神話，以爲藻飾。書閱十年始成，在今視之，雖僅如古錦繡，止有色彩悅目，然影響於當時文學則甚大。敘事之詩，於是復盛行。唯武士制度，既就衰廢，Pulci 與 Ariosto 等，又以詼詭之詞，潤色其詩，後之作者，多仿之爲假英雄詩。Teofilo Folenga 作 *Orlandino*，則竟以武士爲嘲笑之具矣。Jacopo Sannazaro (1458-1530) 作 *Arcadia*，爲後世 *Pastorale* 之模範。雖其先 Boccaccio 著 *Ameto*，唯影響所被，不及此書之廣大。*Arcadia* 一篇，蓋實集合 Theokritos 與 Vergilius 二者而成，尤足爲古典文學之代表也。

Niccolo Macchiavelli (1469-1527) 著帝王論 (*Il Principe*)，立意大利散文之則，簡潔明晰，不事修飾。唯其提倡權謀，雖重私德，而公德則不論是非，但以利害爲準，議者以爲詭辨之詞，適足爲暴主所利用。或又比之 Swift 之諭僕文，以爲假反語以刺時政。然亦唯對於法王之治，稍有微詞，別無譏諷之迹可見。蓋 Macchiavelli 之爲此書，不過聊寄救國之忱，據當時情狀，固不能求同志於齊民，唯有期諸執政

者也。稍後有 Benvenuto Cellini (1500-72) 自傳，多大言，而質白率真，不違人情。後世比之 Rousseau，亦文學之瑰寶也。

Ariosto 之後，有 Torquato Tasso, (1544-95)，爲詩人 Bernardo 子。初學法律，而性好文學，游 Alfonso 門下。作 *Aminta*，寫一誠信安樂之理想世界，與權詐奔競之現世相照。又仿 Ariosto 爲史詩曰 *Gerusalemme Liberata*，紀第一次十字軍救耶路撒冷聖地事。當時宗教改革之反動，與文藝復興之餘波，結合而成此作。描寫人情，又極巧妙，世有勝於所師之譽。Tasso 作此詩，本至虔信，而察教會之意，似尙不愜。因發狂易，自疑爲外道，奔遁於路。後復返 Ferrara，又疑僚友嫉妬，力與鬥，遂被幽於寺七年，乃得釋。狂疾偶已，輒復著作。又十年卒，而意大利十六世紀之文學，亦與之俱就結束矣。

八 十六世紀法國文學，亦興於宮廷。Francis 一世有女弟曰 Marguerite (1492-1594)，首仿意大利 Sannazaro 之 *Arcadia*，爲 *Pastorale*。又仿 *Decamerone* 作七日談 (*Heptaméron*)，多嘲弄教徒之不德，莊諧雜出，而終以教訓。

廷臣 Clément Marot 致力於抒情詩，爲七星派先導。七星 (Pléiade) 者，Pierre Ronsard 與 du Bellay 之徒七人，結社治古文學，以逐譯仿作爲事。一五四九年，始宣言改良俗語，用之於詩。雖或仍事雕琢，有失自然，唯其主張，欲根據古學，利用俗語，以求國民文學之興起，則甚有益於後世也。

François Rabelais (1490 - 1552) 初依教會，而性好學，乃去而學醫。一五三二年著 *Chroniques Gargantuines*，敘一巨人事迹。次年續作 *Pantagruel*，顛到其名字，自署曰 'Alicofribas Nasier'。其詞詼諧荒誕，舉世悅之，唯荒唐之中，仍含至理。Rabelais 以真善爲美，對於當時虛僞惡濁之社會，抨擊甚力，因晦其詞以避禍。巨人 Pantagruel 生而苦渴，唯得 Bacbuc 聖廟之酒泉，飲之乃已。Panurge 欲取妻，不能決，卜於聖瓶之廟 (La dive Bouteille)，而卜詞則曰飲。言人當飲智泉，莫問未來。渴於人生，飲以知慧。此實 Rabelais 之精義。其順應自然，享樂人生之意，亦隨在見之。書中文多蕪穢，則非盡由時代使然，蓋蓬勃之生氣，發而不可遏，故如是也。Michel de Montaigne (1533 - 92) 隱居不仕，作論文

一卷。樂天思想，與 Rabelais 相似，而益益靜定。格言有云，吾何所知，足以見其懷疑之精神矣。

九 西班牙文學，至十六世紀始盛，唯多模仿古代及意大利之作，Jorge de Montemayor 之 *Diana Enamorada*，其最佳者也。Diago Hurtado de Mendoza (1503-75) 本爲軍人，後轉任外交，一五五三年著 *Lazarillo de Tormès*。其後 Mateo Aleman 繼之，世稱 *Picaresco*，頗足見當時社會情狀。道德頹廢，習於游惰，教會詭辨盛行，以僞善隱惡爲正，人人俱欲不勞而獲，於是欺詐之風大張。*Lazarillo* 卽爲之代表，其人洞悉世情，乘閒抵隙，無往而不利。及 Quevedo 著書，則意思深刻，文詞雅馴，而諷刺銳利，可與前之 *Lukianos*，後之 *Swift* 相並，尤爲不可及也。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作小說 *Don Quixote*，爲世界名作之一。論者謂其書能使幼者笑，使壯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內嚴肅也。Cervantes 本名家子，二十四歲從軍與土耳其戰，負傷斷其左腕。自 Messina 航海歸，爲海盜所獲，拘赴 Algiers，服役五年脫歸。貧無以自存，復爲兵者三年。後遂致力於文學，作戲曲小說多種，聲名

甚盛，而貧困如故，以至沒世。所著小說 Galatea 及 Novelas Exemplares 等，皆有名，尤以 Don Quixote 爲最。Don Quixote 本窮士，讀武士故事，慕游俠之風，終至迷惘，決意仿行之。乃跨羸馬，被甲持盾，率從卒 Sancho，巡歷鄉村，報人間不平事，斬風磨之妖，救村女之厄，無往而不失敗。而 Don Quixote 不悟，以至於死，其事甚多滑稽之趣。是時武士小說大行於世，而紕繆不可究詰，後至由政府示禁始已。Cervantes 故以此書爲刺，卽示人以舊思想之難行於新時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時之諷刺，至今或失色澤，而人生永久之問題，並寄於此，故其書亦永久如新，不以時地變其價值。書中所記，以平庸實在之背景，演勇壯虛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與實生活之牴觸，亦卽人間向上精進之心，與現實俗世之衝突也。Don Quixote 後時而失敗，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時而失敗者，其精神固皆 Don Quixote 也，此可深長思者也。

第七章 文藝復興期條頓民族之文學

十 英國十四世紀有 Wycliff, 開 Luther 之先, Chaucer 繼 Petrarca 及 Boccaccio 之緒, 唯二人皆先時而生, 後無紹述。直至百年後, 始有 John Colet 者, 爲 Oxford Reformers 之一, 以提倡古學, 改革宗教爲務, 而意大利之文學, 亦由 Wyatt 與 Surrey 二人傳入英國。Thomas Wyatt (1503-42) 以王事使意, 因得熟知古拉丁及意大利著作, 始仿 Petrarca 爲短歌 (Sonnet)。其徒 Henry Howard, Earl of Surrey (1517-47) 繼之, 又譯 Aeneis 二卷, 初用無韻詩 (Blank Verse), 後世作詩曲多用之。二人生時不自梓其詩, 至 Surrey 死後十年, 有書賈 Richard Tottel 刊 Miscellany of Songs and Sonnets, 二氏之作在焉。時頗風行, 仿者甚衆, Sidney 之 Astrophel and Stella, 與 Spenser 之 Amoretti 及 Epithalamion, 皆稱名作。同時繙譯之業亦盛, 如 Thomas North 之 Plutar Khos 名人列傳, George Chapman 之 Homeros 史詩, Thomas Phaer 之 Vergilius 皆其尤者,

Ariosoto 與 Tasso, 亦有譯本。其影響於新興文學之力, 蓋甚大也。

Edmund Spenser (1552-99) 學於 Cambridge, 與 Sidney 爲友。初作牧人月令 (Shepherd's Calender), 分十二月, 各系牧歌一篇。或爲寓言, 或爲怨歌, 或頌女王, 或嘲教徒, 不一其體, 而外形仿古代之 Pastoral。又作 Faerie Queene, 今存六章, 欲假譬喻以示人生之準則, 書頗仿 Ariosto 及 Tasso, 唯人物則非游俠英雄, 亦非十字軍武士, 所言皆聖潔和平諸德, 而冠以人名, 終乃紛錯, 不可甚解, 唯其詩至美。Spenser 對於人生, 雖懷 Puritan 之意見, 然亦受 Platôn 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影響, 故其思嚴肅而其文富美也。Amoretti 與 Epithalamion, 皆結婚時所作, 爲豔歌之最。四年後以愛爾蘭之亂, 室被兵燹。幼子死焉。移居英京, 困頓而卒。

Philip Sidney (1554-86) 爲女王 Elizabeth 朝重臣。後戰歿於 Zutphen, 初不以文學名。作豔詩及小說一卷, 至歿後始有人爲刊行之。其咏 Stella (Devereux) 之歌, 情意真摯, 爲世所稱。小說曰 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

亦 Pastoral 體。純仿希臘著作。紀述山林韻事，不如後人之影射時事也。書中事迹綜錯，論者謂分之可爲二十說部資料。文辭亦多修飾，而甚爲世人所喜。是時又有 John Lyly (1554-1606) 作 Eupheus 二卷，乃尤過之。多用雙聲對偶。譬喻典故，或曼衍成數十百言，或精鍊爲駢句。舉世靡然從之，模仿其言詞以爲美，世稱 Eupheism 焉。Lyly 之書，本意亦在教訓，對於當時侈靡之風俗，攻難甚切，唯爲文詞所掩，後之人無或措意於此矣。

Thomas More (1478-1535) 亦 Oxford Reformers 之一，爲 Henry VIII 所殺。以拉丁文作 Utopia。述理想之國。與 Rabelais 之 Thelema, Bacon 之 Nova Atlantis, 同出 Platôn 之 Respublica。唯 More 致力於信仰，Bacon 致力於學問，Rabelais 則以人生爲主，輔以學問信仰，以底於完成之境，此其異也。Francis Bacon (1561-1621) 又作論文五十八篇，世與法之 Montaigne 並稱，文句簡鍊，而流暢則遜之。

英國戲曲起源，與歐洲各國同，並由中古之宗教劇出。每當令節，教會宣揚聖書故事，以喻人民。徒言不能甚解，乃假

爲書中人物演之，曰 Liturgical drama，實由 Dromenon 變爲 Drama 之過渡也。所演爲舊約故事，自創世以至末日裁判，或基督一生事迹，自降生以至復活，稱神祕劇 (Mystery)，或演古德奇蹟，稱奇蹟劇 (Miracle)。至十三世紀初，演劇之事，乃由教會移於工商行社 (Guild)。每行各有 Patron Saint，率於每年祭日，演其畢生行業，以大車爲臺，游行市中，曰 Pageant。十五世時，譬喻盛行，於是轉入戲曲，飾善惡爲脚色，以教道德，而道德劇 (Morality) 以生。又緣枯索無味，則假 Vice 演爲滑稽之言動，以助興趣。繼復引申之，別成一節，曰 Interlude，後或分立，成喜劇焉。曲詞作者，初皆無主名。十六世紀中，John Heywood 始作 Interlude 甚多，有 The Four P's 最有名。而當時所謂大學才人 The University Wits 者，亦仿羅馬 Plautus 與 Seneca 諸人，著作漸盛，至 Shakespeare 出，乃集其大成也。

英國之有劇場，始於一五七六年，James Burbage 之建 The Theatre 至 Shakespeare 自創 The Globe，已在一五九九年矣。劇場大抵外作六角形，兩傍有廊，以居貴客，餘皆露立。臺上覆瓦，縣氈爲幕。刻木剪紙以爲道具，榜地名以曉

觀衆。Greene 劇中演 Venus 之入場，至懸倚引之上，已爲極妙，他可知矣。演劇以下午三時始，先有人致詞，爲 Prologue。一折終，復有人出，古衣長髯，致下場詞，爲 Chorus，及全劇了，伶人盡出爲女王跽禱。至王政復古時期，始有離合背景，亦始用女優，其先皆以童子爲之也。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 幼孤寒，受學於文法學校。二十二歲時至英京，學爲伶人，作 Venus and Adonis，詩名頓起。唯其盡力乃在戲曲，初但爲劇場修改古曲，後遂自作，計二十年，共三十五篇，中分喜劇歷史劇悲劇三類。著作年代，亦可分爲四：一曰習作時期 (1590 – 96)，二曰歷史喜劇時期 (1596 – 1601)，三曰幻滅時期 (1601 – 08)，四曰傳奇時期 (1608 – 12)，與其身世，亦有相關。凡所取材，不出 Holinshed 之 Chronicles 與 Plutar Khos 之列傳，意大利小說等，而一經點染，頓成妙作。思想又深遠溥博，不爲時地所限。故論者謂其戲曲，在希臘以後，爲絕作也。

Shakespeare 作喜劇，大抵在首兩期中。末期所作三曲，則別謂之傳奇 (Romance)。而悲劇中間亦常含有喜劇分子，故其喜劇之作風，復可區別爲三，其一以荒唐紕繆之事，作

滑稽之資，如 *The Comedy of Errors*，與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等是。其二寫愛戀之事，中更憂患，卒得諧合，如 *Much Ado about Nothing* 與 *As you Like it* 等是。晚年三曲，則寫家人婦子，散而復聚之事，蓋亦境遇使然。其三則假諷諧以寄其微意，皆散見於悲劇中，如 *Macbeth* 之門子，*Hamlet* 之掘墓人是也。

Shakespeare 第一期中，嘗作悲劇二種，唯其極盛，則在第三時期，所作以（一）*Hamlet*（二）*Othello*（三）*King Lear*（四）*Macbeth* 爲尤最。*Romeo* 與 *Juliet* 之死別，雖因緣於人事，實亦定運之不可逃。至 *Hamlet* 等作，則不涉宿命說（Fatalism），而以人性之弱點爲主。蓋自然之賊人，恆不如人之自賊。縱有超軼之資，氣質性情，不無偏至，偶以外緣來會，造作惡因，展轉牽連，不能自主，而終歸於滅亡，爲可悲也。猶疑猜妬，虛榮野心，皆人情所常有，但或伏而不發。偶值機緣，卽見潰決。如僭王之於 *Hamlet*，*Jago* 之於 *Othello*，二女之於 *Lear*，巫之於 *Macbeth*，皆爲之先導，終乃達其歸宿，破國毀家，無可倖免，令觀者竦然有思。Aristoteles 所謂悲劇之二元素，哀憐恐怖，蓋兼有之。福善禍淫，世所快

心。若其性情欲望，本亦猶人，乃以偶爾遭會，俱就隕落，易地以處，知在己亦莫能免，於是哀矜之情生。彼我之間，無復差別，則彼已往之悲劇，焉知不復見於我，可懼又孰甚焉。Shakespeare 悲劇之力，蓋在此。

十一 德國受文藝復興之影響，學者輩出，唯其效果，則在宗教爲多。馬丁路德雖非人文主義者，(Humanist)，而乘思想自由之流，改革舊教，以底於成。文學艸創，多爲宗教論難之資，非爲觀美。譏刺之詩最盛，Desiderius Erasmus 與 Ulrich von Hutten 等，多假此以發主教長老之覆，舊教徒亦反報之。唯嘲罵之言，往往出於弱敗，故激烈之作，亦出於加特力教。Thomas Murner 著 Vom grossen Lutherischen Narren，其言極厲，蓋以 Luther 爲旁門，肆力抨擊，則有功於聖道。雖意見偏執，然諷刺之才，不可及也。新派方乘時而興，不專恃文字以自障，故無巨製，迨反動起，論爭復烈。有 Johann Fischart (1550-90) 學律，爲法官，匿名作詩，攻難舊教。又譯 Rabelais 之 Pantagruel，自加融鑄，名之曰 Geschichte Klitterung。對於社會凡事，無不訕笑，而中含深意，無夸誕之嫌。又所作 Das Glückhafte Schiff Von Zürich

一卷，以純詩論，亦甚精煉，爲十六世紀名作也。

Hans Sachs (1494-1576) 者本縫人子，眇一目，出小學爲靴工。又學爲詩，後遂有名，世稱之曰 Meister Lieder。安居樂業，怡然自得，故其詩亦流麗恬靜，若與塵俗隔絕，蓋足爲當時市民心理之代表者也。其所致力，乃在戲曲，凡作二百餘種。去宗教劇之枯淡與俗劇之粗鄙，代以優雅之詞，於國民劇之發達，至有力焉。

第二篇 十七十八世紀

第一章 十七世紀

十二 十七世紀爲歐洲文學停頓之時。因宗教改革之反動，釀爲擾亂。政教兩方，唯以厭制爲事。其後漸得平和，而民氣衰落，文學遂亦不振。又以文藝復興之影響，一時著作頗盛，及能事既盡，猶欲刻意求工，終至忽其大者遠者，反趨於末。最初有西班牙教正 Guevara，始創所謂高文 (Estilo Alto) 者，至 Gongora 等而大盛。英之 Lyly，立 Eupheism，意有 Marini，以警語 (Concetti) 作詩，於是所謂雅體 (Cultorism) 之詩，風靡天下。作者專事模擬，爭尙穎異，莫知所止。其詩貴多奇句，形容譬喻，不甚切近，蓋意不在能動人而在驚人，不在感發性情而在得讀者之駭歎。於是詩之效用，幾盡失之。雖有一二先覺，力與抗爭，而時勢所趨，終不能挽。法國有 Boileau 出，力排舊說，使復歸真率純正之境，英亦興起從之，文學並稱極盛。其餘諸國，一時莫能及也。

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期，文化爲各國冠，及其衰也，亦甚於各國。十六世紀末，有文禁政教之事，悉不得言，卽論自由稱古學者，亦在禁列。於是著作日希，難於流布，誦讀者亦益少。其後解禁，而民氣衰，直至法國革命時，猶未能振起。當時雅體之詩，風行於世，Giovanni Battista Marini (1669-1725)，首倡之。所作 *Adone* 一詩，凡三萬四千行，敘希臘 *Adonis* 之神話。僅寫情景而無事迹，造辭典麗，取譬新異，極人工而乏天趣。論者比之木偶人，祇此輝煌之景，悅目一時而已。Marini 嘗游法王路易十三之廷，衆皆悅之，其詩風遂大行於法。本土之模仿者尤衆，有 Chiabrera, Filicaja 與 Guidi 等，力矯其弊，然竟不勝。散文著作，較爲發達，唯大抵關於哲學及科學者爾。

十三 西班牙之雅體，始於 Guevara 繼之以 Sotomayor，至 Luiz de Gongora 而大盛，可與 Marini 方駕。Gongora 初以簡明之詞作詩一卷，不爲世人所好。乃轉而模仿雅體，又益夸大之，於是聲名頓起。Cultoristos 四方景附，唯其勢力有所限。Vega 以當世大師，力攻 Gongora 派所爲，嘗嘲之曰，余爲此言，且不自解，又孰能解乎。Vega 之後，有

Calderon, 振興西班牙戲曲, 與英國比盛焉。

西班牙戲曲, 亦猶英國然, 發源於宗教劇, 曰 Auto。又分之曰神劇(Comedia Divina), 曰聖徒劇(Comedia de Santos,) 盛行於十六世紀, 民間甚好之。劇中主旨, 大抵福善禍淫之事, 唯所謂善惡, 則一依教會爲準則。故神之慈惠, 獨厚於教徒, 而所以罰離經叛道者, 亦極嚴酷, 猶不如興姦作惡者可藉信仰而得赦也。Auto 之後, 轉爲 Comedia, 兼有悲喜兩種, 至 Lope de Vega (1562 - 1636) 而集大成。Vega 幼穎慧, 通古文學, 作小說 Arcadia, Dorotea 及史詩等數種, 戲劇最有名。所作凡五百餘種, 取材至廣, 或上溯 Nero 帝時, 說羅馬之火, 或述哥倫布涉險事, 又或寫現代社會。觀察極精徹, 又以客觀態度寫之, 故可謂寫實派, 而 Pedro Calderon (1601 - 81) 則理想派也。Calderon 本爲軍人, 晉爵爲貴族, 嘗任宮廷劇場監督。所作劇曲, 善能寫人間理欲之抵觸, 思想富美, 制作亦視 Vega 爲備, 故稱爲西班牙戲曲之第一人。及歿後, 戲曲亦遂衰落矣。

Picaresco 之小說, 時尚盛行, Francisco Quevedo (1580 - 1645) 之 Don Pablo de Segovia 爲最著名之作。至

Vincente Espinel 作 *Vida del Escudero Marcos*, 多描寫社會情狀, 不僅以敘事爲能, 已開近代小說之先矣。

十四 十七世紀德國文學之零落, 視意大利尤甚。宗教改革, 延爲三十年戰爭, 民生衰耗, 殆達其極。雖受文藝復興之影響, 亦第有模擬而無興作, 前後 Silesia 派之詩, 實祇因襲法意往事而重演之而已。第一 Silesia 派, 以 Martin Opitz (1597-1630) 爲之長, 奉法之七星派。因撮要義著詩法一卷, 以教其徒。拘守繩墨, 不得自由, 於是乃有反動, 而 C. H. von Hofmannswaldau (1617-79) 出, 是爲第二 Silesia 派, 所師法者, 爲意之 Marini。其徒 Caspar von Lohenstein (1635-83) 於詩曲之外, 復作武士小說, 以新異之文詞, 寫誇張之感情, 虛誕之行事, 舉世好之。蓋文藝復興, 至此已見流弊, 德以喪亂之餘, 智力薄弱, 故受其敝, 亦尤甚也。

當時小說雖無足稱述, 然亦有傑出於一時者, 則 Grimmelshausen 之 *Simplicissimus* 是也。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 (1625-1674) 故武人, 嘗與三十年戰爭之役。其爲此書, 本仿西班牙之 *Picaresco*, 而不務造作, 專據一己所經歷, 演爲五卷。雖事多凶厲, 文不雅馴, 然實寫世

情，與人生益益相近，以視虛華之小說，迥不侔矣。其後無繼起者，迨十八世紀初，英國之 Spectator 與 Robinson Crusoe 流入德國，始復震動，風氣爲之一變。

十五 法國文學情狀，故無異於各國，唯以國家強盛，文士得假承平之際，致力於文，故發達亦最盛。Marini 至法，一時詩人翕然從之，稱 Precieux 派，顧其風不久衰歇。一六三五年勅建法國文藝院，以釐定國語爲職志。Malherbe 與 Guez de Balzac 之徒，先後興起，各有所盡。至 Nicolas Boileau (1636-1711) 主張真美一致，廓清舊敝，建設新派，一以清真雅正爲歸，於是遂爲古典主義之最盛世也。

法國戲曲，亦萌芽於宗教劇，文藝復興以後，模仿古代著作者亦愈多。分道而馳，不相調合。宗教劇行於民間，多失之野，古劇則學士所爲，適於吟誦，而不宜於演作，美於情文而乏氣勢。十六世紀中，Theodore de Bèze 取材舊約，造作悲劇，欲調和其間，顧未能就。Pierre Corneille (1606-84) 始合二者之長，成完善之戲曲。Le Cid 寫情愛與孝思之衝突，Les Horaces 寫家國感情之衝突，Cinna 寫慈仁與報復之衝突，至 Polyeute 則轉而言基督教事，寫愛與信仰之衝突，

凡家庭邦國政治宗教之問題悉具焉。雖其理想人物，迥出常類，性格無發展之地，而情文並茂，足以掩之。蓋自 Corneille 出，而法國戲曲始成純粹之藝術，足以怡悅性情，感發神思，不僅爲民衆娛樂之具矣。

悲劇始成於 Corneille，而喜劇則始成於 Jean Baptiste Molière(1622—73)。其先模擬意西著作者，大抵取愛戀涉險爲材。至 Molière 始一反所爲，求之於日常生活中，自狂愚紕繆之事，以至家常瑣屑，無不得滑稽資料，蓋昔人所未嘗知者也。Molière 本商人子，初學法律哲學，二十一歲時，棄而爲優於巴里，業敗，負債下獄，以撈得脫。乃去都，周行各地者十二年，多所閱歷，文思益進。遂仿作伊大利喜劇，自演之。至一六五九年，作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寫當時社會，於標榜風雅之習尚，加以嘲笑，此風因之漸衰。又於 *L'École des Femmes*，示天性之發達，不能以人力防禦。及 *Tartuffe* 出，攻難者一時蠶起，而教會尤力，至於禁絕誦讀，嚇以破門。五年後，始得公演。唯 Molière 之絕作，則爲 *Le Misanthrope*。蓋在家庭社會間，多歷憂患，故心意亦益堅苦，於此劇一罄之。Alceste 以清俊之質，邂逅濁世，高情覃思，迥絕

常流獨愛 Célimène, 而 Célimène 不能遺世而從之。於是覺悟之悲哀, 遂爲是劇終局, 蓋喜劇而具有悲劇之精神矣。

Jean Racine (1639 - 99) 者, Moliere 之友, 而 Corneille 之繼起者也。幼孤, 育於大母, 受學於教會。初學 Corneille 爲悲劇, 後乃自闢徑蹊, 善寫人情之微。其最佳之劇, 皆取材希臘, 而別具精彩, 可與古代名作並駕, Andromaque 及 Phedre 是也。唯當時名流, 或不滿意, 倩人別作 Phedre 之劇, 同時上場。又出萬五千佛郎, 募人分赴劇場, 力抑揚之, Racine 遂敗。因忽發憤, 自懺筆孽, 隱居不出。嗣後著作遂渺。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 - 95) 所作有詩歌小說, 然以寓言聞於世。二十六年中, 凡著十二卷。仿希臘 Aisopos, 而實絕異。古之作者, 多假寓言以寄教訓。La Fontaine 則重在本事, 教訓特其附屬, 或且闕焉。蓋合小說 (Conte) 於寓言 (Fable), 而託之於純詩者也。故紀載描寫, 更益精詳, 與古之寓言以片言明意爲上者異矣。且天性純樸, 愛好天物, 故狀寫物情, 妙絕天下, 稱爲不可仿倣之作。唯十九世紀時, 丹麥有 Andersen 作童話, 亦爲絕技, 或可比擬耳。

散文著作，則有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之語錄(Maximes)，與 Jean de la Bruyère 之人品(Les Caractères)，而小說亦漸漸發達。Madame de la Fayette (1634-96) 著 La Princesse de Clèves，已脫離舊習，趨於簡潔，爲 Mannon Lescaut 之先驅。近代小說，當以此爲首出也。

十六 英國十七世紀文學，實可析爲前後兩期。上承伊里查白時代之餘緒，下爲奧古斯德時代(Augustan age)之先驅。文化發達，極於侈麗，物極而反，Puritanism 遂漸勝。終乃顛覆王朝，立共和之治，唯峻厲之教旨，不能終厭人心。一六六十年王政復古，而文藝潮流，亦大變易。法國 Boileau 之影響，被及英國，檢束情思，納諸軌則。至 Dryden 乃定古羅馬著作爲文章軌範，嗣後古典派勢極隆盛，以至法國革命時代。

Lyly 與 Sidney 之後，所謂警句(Conceit)之風，盛行於詩歌，一變而爲十七世紀之 Fantastic 派，John Donne (1573-1631) 爲之長。Caroline 之詩人，大抵蒙其影響。如 Herbert 及 Herrick，皆最顯者也。Herriok 善遺綺語，頗稱佳妙，其嫵樂之精神，猶可見文藝復興小影，與當時清教思想，

正可反比也。

戲曲自 Shakespeare 後，漸就衰微。雖 Ben Jonson 繼起，然不能及。Shakespeare 寫人生之深密，而 Jonson 止能寫一時世相。其後 Beaumont and Fletcher 合作戲曲，妍美足稱，雅健則不足。自餘作者，益務迎合流俗，趨於放佚。清淨教徒對於劇場，力加攻擊，初禁禮拜日演劇，至革命時，遂悉封閉之。

清教思想，蘊蓄已久，漸由宗教推及政治，終有一六四二年之革命。文學中有 Milton 與 Bunyan 二人爲代表。John Milton (1608 - 74) 出自清教家庭，受古學之教育。初作 *The Ode on the Nativity*，猶有 Fantastic 派餘習。繼作 *L' Allegro* 及 *IL Penseroso* 二詩，乃歸雅正。*Lycidas* 仿希臘 *TheoKritos* 詩，悼其友之死，假牧人之詞，多攻教會失德，Puritan 之思想，已明著矣。及革命成，Milton 任爲 Cromwell 記室，十餘年來，不復爲詩。一六五二年以過勞目力，遂失明。六十年秋 Charles 二世復位，幾不免，後遂隱居，復致力於詩，命其女筆之於書，乃成三大史詩。一曰 *Paradise Lost*，敘撒但之叛與人類之墮落。一曰 *Paradise Re-*

gained, 敘基督抗魔之誘惑, 復立天國。一曰 Samson Agonistes, 敘參孫髡頂矐目, 爲 Philistine 人之奴, 終乃摧柱覆廟, 自報其仇。皆取舊約故事, 以偉美之詞, 抒崇高之思, 蓋合希伯來與希臘之精神而協和之者也。John Bunyan (1628—88) 者, 行事著作, 與 Milton 絕異。父補釜, Bunyan 世其業。生平所讀唯聖書, 而宗教思想, 深純獨絕。因從新派, 游行說教, 被捕下獄十一年。及信教自由令出, 得釋, 未幾令又廢, 遂復被禁三年。獄中作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用譬喻 (Allegory) 體, 記超凡人聖之程。其文雄健簡潔, 而神思美妙, 故宣揚教義, 深入民心, 又實爲近代小說之權輿。蓋體制雖與 Faerie Queene 同, 而所敘虛幻之夢境, 卽寫真實之人間, 於小說爲益近。其自敘體之 Grace Abounding, 亦有特色。至 Defoe 乃用之作 Robinson Crusoe, 此體益以完成矣。

王政復古, 政教復一變。Samual Butler 仿 Don Quixote 作 Hudibras, 以嘲清教徒, 大爲世人所好。昔日整肅之俗, 轉爲放逸。演劇復盛, 而日趨於墮落。及黨派分立, 利用文學, 施於政爭, 諷刺之作, 因此大興。又以時代變遷, 情思衰歇,

人重常識，不復以感情用事，當時文人，被法國之影響，乃奉古代詩法爲模範，重技術而輕感興，遂別開一新時代。John Dryden (1631-1700) 實爲之主。Dryden 系出清教家族，始附王室，終歸舊教，蓋對於政治宗教，初無定見，但隨世俗轉移。其造作詩曲，亦多迎合時好，非由本意，故或稱其以著作爲業。至晚年，亦自悔之。惟規定文體，以明決爲上，甚有造於後世。英文學之與古斯德時代，實造端於此矣。

第二章 十八世紀法國之文學

十七 十八世紀爲理智主義最盛之時代。文藝復興，希臘之文明，流播歐土，人心久苦束縛，遂競赴之，本其自然之情意，力與禁欲主義抗，以立主情之文學，時學術亦主懷疑實驗，破煩瑣學派（Scholasticism）之障，成主智唯理之哲學。及思潮衰落，文學亦隨以不振，哲學則緣理智爲重，乃不與之轉移。自 Bacon 創經驗說，Descartes 立唯理論以來，且益復發達，影響漸及文學。於是昔之誕放繁縟之詞，悉見廢黜，凡事一準理法，不得意爲出入。是事始於十七世紀中，至十八世紀而極盛。論其趨勢，與文藝復興之運動，蓋相違忤，唯奉古代著作爲師法，則略相似，故並稱尙古時代也。然其所尙，第在形式而非精神，又抑制情意，以就理法，亦有偏至。故及 Rousseau 出，倡復歸自然之說，而昔日文藝復興之精神，復現爲傳奇主義而代興也。

歐洲十八世紀之文學，以英法爲極盛。二者之中，又以法之影響爲最大。百年之內，由專制爲共和，由羅馬舊教爲信

仰自由，由古典主義爲傳奇主義。凡此急轉，皆大有影響於世界。而推其元始，並由當代思潮所動蕩，文人學者，本其宗信，各假文字之力，宣揚於衆，以底於成。此十八世紀法國文學之所以異於他國，亦所以異於前代者也。十七世紀之思想，雖亦力去故舊，傾向自由，然僅以個人爲主，而是時則推及於人羣。十七世紀之著作，其不朽者止因美妙，初不以宣傳宗旨爲務，是時則多以文字傳其思想，不僅爲貴人娛樂之具。凡此趨向，蓋已見於路易十四世時，La Bruyere 作人品，於社會敝俗，已多慨歎之辭。至十八世紀，而致意於此者，乃益多矣。

Francois Fenelon (1651 - 1713) 在路易十四朝，爲皇孫師保，取材希臘史詩，作 *Télémaque* 一書以教之，用散文作詩，以小說談教育，甚有特色。於政治道德，尤多新義，已有立君所以利民之說，後遂以是罷免。宗教上之懷疑思想，則先見於 Bernard de Fontenelle (1657 - 1757)。所著神示史 (*Histoire des Oracles*) 以論辨希臘羅馬託宣之俗爲名，而實於基督教神異之說，加以掊擊。蓋所言雖限於古代異教，而迷信起原，本無二致，鑑古徵今，可知正教之奇蹟，與外

道之神言，相去固不一間也。及 Montesquieu 之波斯尺牘(Lettres Persanes) 與 Voltaire 之哲人尺牘(Lettres Philosophiques) 出，而此新思潮，遂益復完全表見矣。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以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一書聞於世。波斯尺牘成於一七二一年，假爲二波斯人記游法所見，貽其親友之書，於當時政教社會各事，加以評騭。微言妙語之中，實寄憂世之深情。Montesquieu 雖法家，亦長於文。是書託之波斯人作，則便於評議，又藉東方風俗以爲渲染。簡畢往來，游人記所目覩，而故鄉消息，則舉波斯之事相告。宮闈之中，婦寺構煽，尤多隱秘，爲談論之資。故其結構純爲小說，而對於政教之意見，則精神仍與法意近也。Voltaire 本名 Francois-Marie Arouet (1694-1778)，顛倒其姓以自號，以訕謗疑罪被放，後復被禁錮十一月。至一七二七年，又與豪家鬥，遁居英國三年，遂作哲人尺牘，詳述英國情狀，而於信仰自由，尤所神往，重真理愛人類之氣，露於行間。法國當局慮其惑人，遂禁傳布，并命刑吏以一冊焚於市云。Voltaire 所作，初多詩曲，嘗仿史詩作 La Henriade，咏亨利四

世事，甚行於世，至比之 Virgilius，然實非其特長。尺牘以後，著作甚多，雖種類殊別，而思想本柢，在破迷執而重自由，則皆同。六十歲後，隱居村間，多作答問小品傳布之，攻難宗教甚力。蓋天性既與宗教之神祕思想素遠，而感覺又特明敏，多見當時冤獄，如 Calas Sirven 及 La Barre 等案，事至凶酷，其因乃悉由教爭。故平生以摧毀汙惡爲務，若其所謂汙惡者，則宗教也。唯 Voltaire 雖以宗教爲文化進行之大敵，毀之不遺餘力，而於政治頗主保守。其論藝文，亦奉古代義法，與並世文人別無所異。

二子尺牘之出，爲新思想代表，而當時絕少應和。及中葉以後，世事頓復變易，路易十五時政治日壞，弊已彰著，於是二人文字之功，亦漸成就。先覺之士，咸奮然興起，有改革之心。此諸“哲人”（Philosopher）懷抱之旨，得以二語總之，曰理性，曰人道。既不滿於現社會之情狀，乃欲以智識真理之力，破除一切偏執迷信，愚蒙繆妄，合人羣知力，以求人類幸福。又以政教之敝，實由義旨之差謬，故當專務治本，以文字爲道具，覺迷啓智，先謀國民精神之革新。而其影響，則崇尚理性，毀棄舊典，主思想自由，開近世科學精神之先路。護

持人道，於非刑曲法之事，力發其覆，又反對奴制，非難戰爭，亦皆率先大號。其精神頗有與文藝復興時相類者，唯其爲學，不求一己之深造，而冀溥及於大羣。欲世界文化，分被於人人，得以上遂，至於至善之境。故對於現在，雖多不滿，而於未來則抱昭明之希望。此實當時哲人共通之意見，而其事業，則見之於編纂類苑（Encyclopedie）一事。爲之長者，卽 Diderot 也。

Dennis Diderot (1713-84) 初傭於書肆，以賣文自給。其所宗信，由自然神教（Deism）轉爲無神論，復進於汎神論。嘗作盲人說，假爲英國學者之言，以申其意，坐禁錮三月。一七四五年，巴里書賈謀譯英國 Chambers 類苑，屬 Diderot 主之。Diderot 允之，而不以轉譯爲然，因招諸人，共理其事。教會忌而力阻之，共事者或稍稍引去，Diderot 不爲動，朝夕撰集，終得成，前後已三十年矣。其書本類書，又多草創，故未能盡美，唯傳播思想，則爲力甚偉。啓蒙運動（Illumination）之成功，實在於此。Diderot 曾作戲曲論文，又仿英國 Richardson 等作小說，Le Neveu de Rameau 最善。當時未刊行，至十九世紀初，Goethe 自原稿譯爲德文，始見

知於世。

Jean-Jaques Rousseau (1712-78) 行事思想皆絕奇，影響於後世者亦獨大。Rousseau 生而母死，父業造時表，使世其業，Rousseau 不願，遂逃亡。少行不檢，飄流無定止。一七四一年至巴里，以音樂聞，又作劇曲得名，與 Diderot 等爲友。偶讀報知 Dijon 學會縣賞徵文，論美術科學之進步與道德改善之關係，作文應之，得上賞，後又作文，論人類平等之起原，并論其是否合於自然律，雖不得賞，而 Rousseau 之大事業，實始於此。一七六一年後，*La Nouvelle Héloïse*，*民約論* (*Contract Social*)，*Emile* 相繼刊行。一時世論譁然，政府公焚 *Emile* 於市，欲捕治之，逃而免。Rousseau 性好爭，又多疑，與 Diderot 絕交，又與 Voltaire 以文字互相詆譭。歷奔各地，皆不見容，益疑 Voltaire 害己，終應 Hume 之招，避居英國，始作懺悔錄 (*Confession*)。顧復疑 Hume 與謀將見陷，乃匿名返法國，至七八年七月暴卒。凡 Rousseau 思想，可以復歸自然一語，爲之代表。意以爲人性本善，若任天而行，自能至於具足之境，唯緣人治拘牽，爰生種種惡業，欲求改善，非毀棄文化，復歸於自然不可。其說與當世哲人

之提倡文明，欲補苴爲治者，迥不同矣。雖由今言之，或不無偏至，而其時發聾振聵，爲效至大。公道平等之義，由是復申於世。文藝思潮，亦起變革，其影響所及，蓋不止十八世紀之法國文學已也。

Rousseau 中年所作論文，於當時虛僞浮華之俗，抨擊甚力，主復歸自然之說。Voltaire 評之曰：汝使人將以四支並行矣。Rousseau 意謂人生而自由，各自平等，社會後起，因被束制，強分貧富貴賤強弱主奴之級。所言生民原始情狀，與社會起源由於契約，不與史實相合，Rousseau 亦自知之。唯假以說明現狀由來，并指示未來之歸趣，則至爲便捷。資財私有，實侵自然之權利，反抗權威；爲個人之特權，人人相等，平民之尊，不亞於貴人學士，凡此諸義，皆得由是成立。及作民約論，乃由破壞而進於建設，示人以自由與政治得相調和。謂人生而自由，及其入世，乃隨處在縲紲中，故道在復返自然。然社會秩序，亦爲神聖，則唯當變革社會制度，使益近自然，斯已可矣。故應本民約原旨，以投票之法，取衆人公意，立爲政府，庶幾自由可得，平等可至。蓋人人以公意爲意，自得自由，在民意政府之前，又人人平等故也。此

Rousseau 之民主思想，影響於後世人心極大，Robespierre 亦私淑 Rousseau 之一人，至革命時而實行其說焉。

La Nouvelle Héloïse 者，以小說而言家庭之改良。書用尺牘體，言 Saint Preux 愛 Julie，而女從父命歸他氏，Saint-Preux 斷望出走。後復還，遇 Julie，歷諸誘惑，皆不失其守；未幾 Julie 以保育過勞卒。其書上卷，蓋以寫人間本性，發於自然。次卷則示其與社會之衝突，而終以節制，歸於和解。唯其本旨，乃在寫理想之家庭，簡單真摯，與世俗之虛偽者不同。Emile 者 Rousseau 言教育之小說，述 Emile 幼時之教育，一以自然為師法。生而不束襁褓，俾得自由，五歲就外傳，使親近生物，嬉戲日光顯氣中，凡虛偽造作諸事物，悉屏絕不使聞見。十二歲讀書，觀察實物，習為勞作。讀 Robinson Crusoe，學自助之道。十五知識初啓，教以悲憫慈仁之德。讀 Plutarkhos 與古賢相接，讀 Thukydides 以知世事，讀 La Fontaine 以知人情。十八歲乃可教以信仰，進以美育，以成完人。Rousseau 教育學說，本出理想，非經實驗而得，然至理名言，至今弗改。自 Froebel 以後，兒童教育，大見變革，實 Emile 為之創也。

懺悔錄凡十二卷，爲 Rousseau 自傳。自少至長，纖屑悉書，即恥辱惡行，亦所不諱。而顛倒時日，掩飾事跡，亦復恆有。然 Rousseau 性格，亦因此益顯其真。其爲是書，意蓋欲自表白，謂天性皆善，第爲社會所污，雖能自拔以至於正，而終爲世之所棄。同時 Saint-Simon 亦自作傳記，於一己之感情，鮮有敘及，蓋當時之思潮使然。Rousseau 此書，則自寫精神生活，處處以本己爲中心，導主觀文學之先路。且其愛自然重自由之意氣，亦浸潤而入文學，爲傳奇派之一特色。故言近世文學，於傳奇主義之興，不得不推 Rousseau 爲首出也。

十七世紀以來，法國文體，歸於雅正，小說亦漸改觀。Abbé Prevost (1697-1763) 初爲牧師，後棄去，漫游荷蘭英國各地。比歸，以著述自給。譯 Richardson 諸小說，又自作小說甚多，唯 Manon Lescaut 一種稱最。其書蓋承 La Fayette 餘緒，而更進於美妙。Manon 既愛 Grioux，復眷現世之安榮，Grioux 知其不貞壹，而不能不愛。數經離合，終乃追隨至美洲荒野，及見 Manon 之死，實一世之傑作也。當時 La Sage 作 Gil Blas，仿西班牙之 Picaresco，而實寫世相，稱百折

之喜劇。Mariveaux 作 *Vie de Marianne*, 分析女子性情, 多極微妙, 皆爲長篇佳製。十七世紀中葉以後, 哲學思想, 漸及小說, 與感情主義涵合, 於是面目又一變, Rousseau 之 *La Nouvell Héloïse*, 則其代表。寫人世之愛, 發於本然, 而歸於中正。贊揚物色之美偉, 稱述理想之家庭, 蓋以藝文抒情思, 并以傳教義者也。繼其後者, 爲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其 *Paul et Virginie* 一書, 上承 Rousseau, 下啓 Chateaubriand, 爲新舊時代之聯鎖。Saint-Pierre 幼讀 Robinson Crusoe 及耶教傳道紀行, 卽有志遠征, 立 Utopia 於荒島, 棄人治而任人行, 期造一美善之社會。後以政府遣, 往 Madagascar 爲工師, 歸而作游記, 極讚自然之美。Rousseau 方隱居巴里, 甚相善, 而 Saint-Pierre 亦病, 幾發狂易。後漸愈, 乃致力於學, 作自然研究三卷。意見與 Rousseau 略同, 謂自然慈惠而諸和, 唯社會暴惡, 實爲之障。天地間事物, 悉爲人羣樂利而設, 瓜之大, 以供家人之分享, 而瓠尤大者, 以備與鄰共之也。又以爲欲求真理, 當藉情感, 不能以理性得之。當時人心已漸厭理智主義之寂寞, 復生反動, Saint-pierre 之意見, 遂得世人盛賞。一七八八年, 自然

研究第四卷出, Paul et Virginie 卽在其中。言二人相悅, 見格於姑, 終至死別。寫純摯之情, 以熱帶物色爲映帶, 成優美之悲劇。作者旨趣, 蓋以自然與情愛之美大, 與文明社會及理智人物相反比, 而明示其利害。思想本之 Rousseau, 題材則取諸希臘 Longos 之 Daphnis Kai Khloê。唯會萃成書, 則爲 Saint-Pierre 一己之作。書出, 舉世歎賞, 那頗侖亦其一也。

第三章 十八世紀南歐之文學

十八 意大利十八世紀情狀，較前世紀特見進步。其時方脫西班牙羈勒，政教稍稍寬和，民氣亦漸蘇，文藝學術，遂得興盛。又受法國影響，Gianvincenzo Gravina 之徒，於十七世紀末年，創立 Arcadia 學院，提倡詩法，偏重韻律，雖病枯索，而視 Marini 派之奇矯已有進。中葉而後，獨立之詩人亦漸出。Giuseppe Parini 作諷刺詩一日 (Giorno)，分朝午夕夜四篇，述貴介子弟一日中行事，以刺游惰。刻畫世情，頗稱工妙。Giovanni Meli 以 Sicilia 方言爲詩，多述自然之美，又善寫故鄉人情風俗。德國 Heyse 稱之曰，歌謠擬曲，皆出 Sicilia，古今同然。蓋以古希臘之 Theokritos 與 Sophrôn，皆生其地也。

意大利戲曲，自 Macchiavelli 以後，已漸發達，至十八世紀而極盛。古時之劇，出於宗教，與歐洲各國同。Rappresentazioni 者，專演聖蹟，與西班牙之 Auto 相類，其後轉而言史事，遂與儀式分離。唯緣羅馬文化影響，作者多模仿古劇，不

能自成一家。及十八世紀, Vittorio Alfieri (1749-1803) 始作完善之悲劇。Carlo Goldoni (1707-93) 仿 Molière 爲喜劇, 亦絕妙。然意大利國民戲曲, 尙別有在, 與此二劇並自外來者殊異。卽俗劇 (Commedia dell' Arte) 與歌劇 (Opera) 是也。俗劇通稱假面劇 (Mask), 行於民間。蓋與希臘喜劇, 同起於 Dionysos 之祭。酒滓塗面, 轉而爲面具。自羅馬古代以至中世, 相傳不絕, 至十六世紀乃益盛。Francesco Cerlone 演之爲滑稽劇, 唯進於文藝, 則自 Carlo Gozzi (1720-1808) 之 Fiabe 始。以神怪傳說爲材, 而隱諷當時, 與希臘中期喜劇, 有相似者。及 Gozzi 輟作, 此體亦絕, 唯存民間舊有之曲矣。歌劇者, 正稱 Melodrama, 蓋合景色音樂歌咏三事而成。草創於 Apostolo Zeno, 至 Pietro Metastasio (1698-1782) 而大成。Metastasio 本姓 Trapassi, 幼時謳歌道上, 爲 Gravina 所聞, 收爲義子, 更其姓。希臘語義曰移居也。其詩才殊敏妙, 又美聲音, 故得大名。假面劇與歌劇, 雖性質殊別, 不能並論, 然其爲意大利特有之藝術, 則固同也。

十八世紀中, 英法小說盛極一時, 意大利別無創作, 卽模仿亦罕。唯 Alessandro Verri 取材古代, 作小說數種。及

Ugo Foscolo (1778-1827) 出，已在革命之後。Foscolo 生於希臘，其先爲威尼思人。甚愛故國。及共和政府亡，悲憤不能自己。又以愛戀失意，因爲小說 *Le Ultime Lettere de Jacopo Ortis*，言 Ortis 悼歎身世，終於自殊，蓋用以自況。其次第在 Goethe 之 *Werther* 與 Chateaubriand 之 *René* 之間，雖美妙不能及，亦一時名作也。

西班牙文學，此時亦頗受法國影響。十八世紀初，Montaigne 之文，Corneille 等之戲曲，多見移譯。Ignacio de Lúzan (1702-54) 學於意大利，作詩法一卷，以 Arcadia 派之說爲本，而主義則與 Boileau 一致。Gongora 之詩風，遂因此衰落。Lúzan 之論文藝，合教訓而一之，謂詩與道學目的相同，古代史詩本爲啓發君心之用，其說多不可通。唯除舊布新，爲力頗偉耳。Jose de Hervas 與 Benito Feijóo 等皆從新派，致力於文，詩人亦漸興起，然別無名世之作，故不詳述。

第四章 十八世紀英國之文學

十九 英國十八世紀上半期文學，大概爲門戶文學。Tory 與 Whig 二派爭長，各以文字相嘲罵，藝文之事，在位者假爲政爭之具，在下者則依以謀食。一世才智之士，莫能脫其範圍，至於末流，則阿諛侮辱，莫不過量，因入惡道。Pope 作 Dunciad 之詩，歷加誅伐，正未爲過也。文學目的，旣在黨爭，故譏刺詩極盛。抒寫世相，揣摩人情，亦至深切。雖所言限於都市，研究人生，亦膚淺無真諦，而體狀社會，類極微妙，爲未曾有。文章規範，自 Dryden 以後，益歸整壹，簡潔曉暢，重在達意，若情思想象，悉所廢棄，其內容亦重人事而遠天然。以此因緣，十八世紀，乃文盛於詩。小說勃興，影響及於世界。詩則 Pope 而後，此派漸衰，終趨於變也。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繼 Dryden 之後，爲文壇盟主，而不以文爲業。譯 Homeros 史詩，得酬九萬金，遂隱居 Twickenham。人從而稱之曰 Twickenham 之壺蜂，言善刺也。嘗作 Dunciad 以刺當時文士。Essay on Man 則教訓之

詩，雖眇宏旨，而詞義精鍊，多爲後世稱引。其最大著作，爲劫髮記 (The Rape of the Lock) 一篇。以史詩體裁，咏瑣屑之事，甚見作者特色，且足爲都會文學之代表。女王 Anne 時，英國文化，流於侈麗，士女酣嬉無度，此詩顛倒重輕，善能卽小見大，時代精神，於此彷彿見之。

英國 Essay 之作，始於 Bacon，其時法國 Montaigne 所作，則流麗輕妙，別具風致。王政復古後，Cotton 二次移譯，遂大流行，模仿者甚衆。一千七百九年 Steele 及 Addison 刊行 Tatler，始用於報章。十一年 Spectator 出，改爲日刊，社會萬事，俱加評騭，造辭雋妙，令人解頤。每金曜日多論文藝，士曜論宗教以爲常。Addison 嘗言，吾自學校書庫中，取哲學出，而致諸公會茗肆之間。其傳布思想於民間者，爲力至偉。二人著述，多不題名。謂有公會，集諸名流，以觀察所得相告。中有 Sir Roger de Coverley，爲鄉邑士夫，記其言行，久之成卷，描寫性格，能得神似，於小說發達，頗有影響。二人亦作詩曲，唯不聞於後世，其所以不朽者，唯在報章論文 (Periodical Essays) 而已。

十八世紀以前小說，大抵皆 Romance 而非 Novel。如

Utopia 及 Nova Atlantis, 所言並爲理想之鄉。Arcadia 之牧人, 亦非人世所有。Eupheus 以游記載其箴言, Pilgrim's Progress 則喻言也。Coverley 一卷, 幾近於 Novel, 唯本爲報章文字, 偶然而成, 故無脈絡以貫之。至 Robinson Crusoe, 而近代小說始成立。Daniel Defoe (1659--1731) 畢生從事政教之爭, 嘗以文字之禍。荷校於市, 又居獄者二年。獨編 Review, 平論時政。至一七一九年, Robinson 初卷出, Defoe 年已六十矣。十五年前, 有舟人 Alexander Selkirk, 爲同僚所棄, 獨居 Juan Fernandez 島四年, 後得返國, 報紙爭傳其事, Defoe 曾親往詢之, 及後遂成此書。想象之力, 記敘之才, 皆獨絕, 舉世稱賞。是後復作小說七種, 多記冒險事, 寫實小說之風, 於是始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記一七二二年大疫情狀, 後世史家, 至誤爲事實而引據之。Memoirs of a Cavalier 則爲最初之歷史小說, 實開 Scott 之先路者也。

Jonathan Swift (1667-1746) 作 Gulliver's Travels, 與 Robinson 齊譽。其初亦致力政爭, 嘗任主教, 及落職窮居, 乃發憤作游記四卷, 以刺世人。侏儒巨人, 浮島馬國, 皆非人

境，事亦荒唐無稽，而記載如實，乃與 Robinson 同。大意仿希臘 Lukianos 之信史 (Alethês Historia)，而設想奇肆，寄意深刻蓋過之。Lukianos 所刺，猶有程限，Swift 則意在詛祝其所“深惡痛絕之禽獸，”即人類是也。馬國之人 (Houyhnhnm)，馬形而人性，具至德。Gulliver 自視，則身入 Yahoo 之羣，圓顙方趾，而穢惡凶厲，不可向邇。平生憤世疾俗之意，於此悉傾寫之。論者謂書葉間有火燄絲絲散射，善能形容其氣象者也。Swift 天性剛烈，有大志而不得申，因孤憤厭世，終以狂易卒。

Defoe 與 Swift 小說，多言涉險，故事跡雖非神怪，亦殊異於尋常。至以家常瑣事為小說者，乃始於 Samuel Richardson, (1689 - 1761)。又言感情而非敘事實，故變自述體為尺牘。一七四一年作 Pamela, 又名 Virtue Rewarded, 篇首署言為培養宗教道德而作。繼以 Clarissa Harlowe, 寫女子心情，皆至微妙。Harry Fielding (1707 - 54) 戲仿其意，為 Joseph Andrews, 假言即 Pamela 之兄，以相嘲弄。顧初意雖為 Parody, 漸乃自忘，成獨立之作。一七四九年 Tom Jones 出，結構精美，稱英國小說之模式。Fielding 書皆記

敘，不用尺牘，又不以教訓爲主，與 Richardson 異。專紀社會滑稽情狀，Byron 稱其善言人情，名之爲 Prose Homer。次有 Tobias Smollett (1721-71)，初仿 Picaresco 作 Roderick Random，傑作曰 Humphrey Clinker，則成於晚年。Smollett 業醫，附海舶漫游各地，多所閱歷，其爲小說，旨在披示世情，使人哀其愚而疾其惡。是三子者，同爲當世小說名家，而影響於世者，微有差別，Richardson 以描寫性格見長，Fielding 則善圖世相，後世小說由此分爲兩支，Smollett 乃兩無所屬，蓋乘新興之流，合寫實小說與冒險故事，別成一體者也。

Laurence Sterne (1713-68) 作 Tristram Shandy，與 Johnson 之 Rasselas 同年行世。是書及 Sentimental Journey，皆爲 Sterne 獨絕之作。唯體制略近 Addison，幾與小說殊途。Samuel Johnson (1709-84) 繼 Pope 爲文人領袖，編刊 Rambler。其作 Rasselas，七日而成，但以寄意，初無結構，雖無與於小說之發達，然足見當時小說流行之盛況矣。Johnson 爲文，厚重雅正，足爲一世模範，且性情高潔，謝絕王公餉遺，一改前此依附之習，立文士之氣節，此其功又在

文字之外者也。

Oliver Goldsmith (1728-74) 者, Johnson 之友, 其行事至乖僻, 而文才雋妙。所作小說 *Vicar of Wakefield*, 結構頗散漫, 設想布局, 或有闕繆, 然文情優美, 時軫其儔, 古今傳誦, 非無故也。又仿波斯尺牘作 *Citizen of the World*, 設爲二支那人 Lien Chi Altangi 與 Fum Hoam 之言, 評議英國風俗, 凡百十餘篇。旅人 *Traveller* 及荒村 (*Deserted Village*) 二詩, 亦傑作, 形式雖舊, 而新精神伏焉。蓋都會文學, 漸變而言鄉村生活, 人事之詩, 亦轉而咏天物之美矣。

自來詩人歌咏, 不外自然與人生二事。前代文學, 大抵以人爲中樞, 自然祇用於點綴, 未嘗專爲題旨。一七二六年 James Thomson (1700-48) 作 *Seasons* 四卷, 分咏四時之美, 最爲首出。二十年後有 William Collins 與 Thomas Gray 等, 咏歎自然, 而寓以人生, Goldsmith 之詩亦屬之。且平等思想, 漸益發達, 對於人類, 具有同情。齊民生活, 遂漸代都市之繁華, 爲文章主旨。又於古代異域之文化, 亦多興趣。一七六五年, Thomas Percy 編刊古詩殘珍 (*Reliques of Ancient Poetry*), 民謠始見著錄。六十二年 Macpherson 譯

Ossian 之歌，雖真偽難辨，而傳播 Celtic 趣味，使人發懷古之情，爲力至大。凡是諸流，終合於一，演成新派，以 Cowper, Crabbe 與 Burns 爲之先驅。若 Blake 則以畫家詩人而爲密宗 (Mystic)，遺世獨立，自成一家，亦十八世紀之畸士，古今所未有也。

William Cowper (1731-1800) 早年著作，猶守 Pope 矩矱，後乃變更，廢對句 (Couplet) 爲無韻詩，又改譯 Homeros 史詩。所作 Task 一詩，始於一七八五年，凡六卷。言鄉居景物，凡節序變化，山林物色，田園生活，以至獸類之嬉戲，無不入詠，似 Virgilius 之田功詩。而於微賤之人生，尤有同情，與 Crabbe 相同。George Crabbe (1754-1832) 於一七八三年作 The Village，寫民間罪惡疾苦，力反前此 Pastoral 之理想主義，歸於實寫。自言吾畫茅檐中事，一如真實，非若歌人所吟。Byron 稱之爲自然最酷最真之畫家，世以爲知言。Robert Burns (1759-96) 本蘇格蘭農家子，用方言作詩。一七八六年第一卷出，其歌詠貧賤生活，與 Crabbe 同，而愛憐物類，則似 Cowper。有詠田鼠 (To a Field Mouse) 一章，藹然仁者之言。與 Cowper 之愛及昆蟲，謂亦自有其生存之權

利者蓋相若。唯 Burns 於此二者之外，乃更有進。其詩多言情愛，直抒胸臆，不加修飾，爲近世所未有。又以愛其故國，於古代光榮，民間傳說，皆得感興。是皆傳奇派之特色。而於 Burns 先見朕兆者也。

William Blake (1757-1827) 工詩善畫，時得靈感，觀種種幻景。其預言書 (Prophetic Books)，則合是三者而一之。一七八九年作 Songs of Innocence，以真純之詩，抒寫童心，稱絕作焉。愛兒童，憐生物，述常事，皆爲新思想代表。復憎政教之壓制，理智習俗之拘囿，亟求解脫，故致力於伊里查白時文學。其呈詩神 (To the Muses) 一詩，乃歎情思之衰微，冀復返於古昔自由之時代。故其詩上承文藝復興，下啓傳奇主義。十九世紀初，Wordsworth 等出，力抑古典派文學，去人爲而卽天然。Blake 詩云。

Great things are done when man and mountains meet :

This is not done by jostling in the street.

卽示此意。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爲預言書中最要之作。魔之聲 (Voice of the Devil) 一節云，人舍精神外，別無身體。蓋身體者，卽精神之一部，可以官能感覺者也。力卽

生命,自身體出,而理乃即力之外界。義甚精密,爲古來言靈肉一致者之最,故其思想甚爲近代推重也。

第五章 十八世紀德國之文學

十八世紀德國文學，發達至速，且稱極盛，可與英法比美。前世紀中，前後 Silesia 派，模擬意法，益流於濫，千七百三十年頃 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 起而振之，著批判詩法 (Kritische Dichtkunst)，乃純依 Boileau 之說，其提倡戲劇，亦以法國著作爲宗。唯英國文學思想，亦漸流布，當時文人如 Johann Jakob Bodmer 等，均蒙影響，相率而起，力斥理智主義，以情思爲文學根本，勢力日盛。Friede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63) 作救主 (Der Messias)，雖在今視之，已爲陳言，然脫離舊典，依個人情思，發爲文學，實自此始。普魯士時以 Frederick 之功烈，勃然興起，日耳曼民族亦自覺，發獨立自尊之念，於條頓文化特致愛重。故思潮之來源，多在英國，與法漸遠。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 則自幼受 Platon 哲學之化，中年著作，多歸依希臘，或取諸東方，以寄其尙美之教。所作小說 Agathon，及 Musarion 一詩皆是。Musarion 曰，唯美可

爲愛之對象。偉大藝術，唯在能分析之，使與物離耳。即 Wieland 之主旨也。七十年後，有 Johann H. Voss 與 Christian H. Boie 等，結林社 (Der Hainbund) 共論文藝，以 Wieland 崇尚外國思想，頗反對之。此派之詩，以 Klopstock 爲宗，多愛鄉懷古之思。Voss 作田園詩，力主單純，寫鄉村生活。Gottfried August Bürger 則爲民謠大家，其 Lenore 一篇，影響深廣，蓋不亞於 Goethe 之 Werther 也。Ossian 與 Percy Ballads，傳譯入德國，衆始知天籟之美，非人工所能及。其言質實，其情摯誠，多涉超自然之事物，富於神秘思想。皆足感發人心，與 Klopstock 派之個性主義相合，造成新流。是可謂之 Sturm und Drang 之一支，而見於詩歌者也。

Sturm und Drang 之運動，始於 Herder，而先之以 Winckelmann 與 Lessing。二人所事雖不同，皆以希臘爲藝術模範則無異。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68) 著古代美術史，盛稱希臘彫像之美。Laokoon 父子，爲巨蛇所纏，而彫像殊鎮靖，乃不類 Virgilius 所言。Winckelmann 謂其表示 Noble Simplicity 與 Quiet Grandeur 之精神，爲希臘彫刻所同具。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作

Laokoon 一文辯之。以爲繪畫彫刻，但表物體。詩表行事，不能相通。唯 Lessing 於藝事初未深造，故所論不能甚密。生平事業，專在戲劇。其說見 Hamburg Dramaturgie 中，推重希臘古劇，以 Sophokles 爲典型。英國文藝復興時戲曲，去古未遠，亦可師法，不當以模擬法國十七世紀著作爲事。按其主張，蓋純粹之古典主義也。所作劇 Miss Sara Sampson 仿英國 Lillo 作，寫日常人生之事，自稱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次爲 Emilia Galloti，爲完美之家庭悲劇。傑作則爲 Nathan der Weise，取材於 Decamerone，以三指環立喻，說信仰自由。意謂諸宗之教，各具至理，別無短長。唯比量善果，乃有次第可見，而其時又須在千萬年後。其宏博之見，與當世哲人鄙棄宗教，因以放任爲信仰自由者，迥不同矣。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蓋批評家而非文人，故別無創作。幼讀 Rousseau 書，又受博言學者 Hamann 教，以爲研究人類歷史，當自元始狀態始。故其論詩，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爲主。其說曰，詩者人類之母語。古者治圃之起，先於田功，繪畫先於文字，故謠謠亦先於敘述。各國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且其詩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擬。蓋

緣言爲心聲，時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異。古歌雖美，非今人所能作，但當挹其精英，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詩，斯爲善耳。Ossian 詩出，Herder 著論稱賞，謂可比 Homeros。且曰：凡民族愈質野，則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氣，出於自然。Homeros 與 Ossian 皆卽興成就，故爲佳妙。歌人作而詩轉衰，及人工起而天趣遂滅矣。Herder 本此意，爲詩選六卷，曰民聲（*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分極北希羅拉丁族北歐日耳曼諸篇，以示詩歌標準。所尊重者爲自然之聲，感情銳敏，強烈而真摯者也。千七百七十四，Herder 就醫 Strassburg，乃遇 Goethe。其後新潮鬱起，Goethe 爲之主，而動機卽在此與 Herder 相識時也。

Sturm und Drang 者，本 Maximilian Klinger 所造，以名其曲，人因取以號當時之思潮。其精神在反抗習俗，以自由天才精力自然四者相號召，重天才，故廢棄法則。崇自然，故反對一切人爲之文化。於社會制度，多所攻難，或別據感情判斷，以定從違，以情感本能，爲人性最高之元素。凡剛烈之士，與社會爭，或經世經事，爲人生悲劇之英雄，皆所樂道。至於文體，則忌馴而尚健，盡所欲言，不受拘束。或以一言概

之，謂即以本然 (Urnatur) 抗不自然 (Unnatur) 是也。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少學律，初仿 Klopstock 爲詩，及與 Herder 相見，又受 Rousseau 之化，思想遂一變。復識 Friedericke Brion，多作抒情之歌，意簡而情真。終復訣去，心懷楚悲，於後此思想，影響至大。七十三年作歷史劇 Goetz von Berlichingen，述十六世紀勇士 Gottfried mit der eisernen Hand 事，爲當時代表著作。次年 Die Leiden der jungen Werthers 出，聲名遂遍歐洲，與 Pamela 及 Nouvelle Heloise 同稱言情小說之祖。唯寫青年之哀愁，足以見時代精神者，則 Goethe 所獨具也。已而復愛 Lili Schönemann，然又重其自由，遂去故鄉，客 Weimar 侯之廷，一時著作中絕。居十年，忽去而之意大利，漫游二載，思想漸變爲純粹之古典主義。所作曲皆以希臘爲式。無復往時不馴之氣，Sturm 運動亦漸衰。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早歲受思潮影響，作盜 (Die Rauber) 詐與愛 (Kabale und Liebe) 諸劇，多反抗之音。後見希臘文藝而大悅，又從康德治美學，以美感爲人生向上之機。遇 Goethe 於 Weimar，遂相友善，稱古典文學雙璧焉。Schill-

er 所作皆戲劇，以 Wilhelm Tell 及 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爲尤最。Goethe 著小說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前後二卷，初言劇場內情，終乃推及十八世紀社會。Wilhelm 游行貴族平民間，從經歷中得處世之術，所謂如掃羅然，尋驢而得國也。又仿古代田園詩作 Hermann und Dorothea，止寫類型，不重個性，爲古典派名著。Faust 二卷，則成於十九世紀初，爲 Goethe 畢生大著，詩才哲理，皆可於此見之。

Goethe 作 Werther，蓋受 Heloise 影響，二者並用尺牘體，言愛戀讚自然亦相似，又俱與著者身世相關。唯 Rousseau 雖緣 Mme d'Houdetot 之愛，轉以寫 Julie，而全書主旨，乃在述理想家庭，播布已見。Goethe 則初無寄託，僅直抒所懷愁緒，殆類自序，故深切頗過之。Goethe 既別 Friederike，復悅 Charlotte Buff，而女已字人，因設 Werther 自况，愛 Lotte 不見答，作書遺友朋，以寄其哀怨。唯 Goethe 終復亡去，得自赦免，而 Werther 乃斷望自殺。是時有少年 Jerusalem 死事與此正同，Goethe 蓋於 Werther 自述心曲，而假 Jerusalem 爲結束也。凡青年期之悲哀，人所同歷，Werther 實爲

之代表，故其書雖故，而與人性常新。十八世紀末，思潮轉變，集爲新流，Goethe 此書亦首出。其時人心動搖，鬱抑倦怠，不滿於現世，彷徨而不得安。Tacitus 所謂人生之倦 (Tedium Vitae)，十二世紀之沮喪 (Athymia)，十八世紀之時代病 (Mal de Siècle) 皆是也。Werther 之悲哀，亦卽此時代精神之一面，而 Faust 之不滿，則又其一也。

Faust 第一卷成於千八百八年，又二十四年，次卷始出。Doktor Faust 者，德國中世傳說之英雄，以求無上智慧故，鬻其魂於妖鬼 Mephistopheles，其說流布民間，或演之爲傀儡劇。Goethe 少時日記云，Faust 劇時繫吾心，吾亦嘗求種種智，而知其虛空。又閱歷人事，益復不滿。蓋蓄意作此已久，初稿一卷，今通稱 Urfaust 以別之。其書言 Faust 百不滿意，因棄正道，別求神通於天魔。又愛 Gretchen，而終誘之以入於滅亡，蓋純爲 Werther 時代之英雄。全書以 Gretchen 悲劇爲主體，當時新派詩人 Heinrich Leopold Wagner 作殺子之婦 (Die Kindesmörderin)，亦取此意。爲家庭悲劇。唯其稿初未印行，越三十年，始刊第一卷。雖以舊作爲本，而大有增改，精神絕異。前此之 Faust，爲激烈少年，後之

Faust, 則深思力行之哲人。其與鬼約, 非僅以求愉樂, 得神智, 且實與之角。苟能使自厭足, 止其上遂之志者, 以魂魄歸之, 猶約百之往事而反之者也。卷中亦言 Gretchen 事, 雖先之以丹室之場, 飲丹藥以駐顏, 爲初稿所無。又與 Mephistopheles 誓約之言, 亦 Goethe 中年作, 其意至第二卷始顯。Faust 以魔力事國君, 化紙爲泉貨, 召 Helené 之影於泉下, 以娛君心, 大得寵任。其後分封海隅, 乃盡力民事, 精進不懈。比及百歲, 遂付魂魄於天魔。雖終未滿志, 亦不悔其虛生。臨絕時云, 人唯日日爲生命自由而鬥者, 乃克享其生命與自由。天使歌云, 凡奮鬥不息者, 吾儕能救之。故魄歸天魔, 而魂終不可得, 此 Faust 一篇之樂天人生觀也。Goethe 早年著作, 以個性主義爲根柢, 漸乃轉變, 染十八世紀利他主義之思想, 至晚年益深。以爲人生目的, 應求個性之發展, 唯當以利羣爲依歸, 奮鬥向上, 各盡其力而止。如 Faust, 智識幸福, 以至真美, 皆不能厭足其心, 唯置身世間, 自爲衆人中之一人, 勉力進行, 乃能於不滿足中, 得人生究竟。此詩解釋紛紜, 迄今未能悉詳, 言其大意, 或當如是而已。

第六章 十八世紀北歐之文學

二一 北歐文學自 Edda 發見後，閱時五百餘年，傳說 (Saga) 以外，無名世之作。至 Ludvig Holberg (1684-1754) 出，立丹麥近代文學之始基，所作喜劇，今猶傳誦之。Holberg 本諾威人，時諾威與丹麥合國，又別無文字，文人皆用丹麥語著作，故後世亦稱之爲丹麥詩人也。Johannes Evald (1743-1780) 取材古代神話，作爲詩歌，爲傳奇派之先驅。又作 Rolfkrage，稱丹麥最先之悲劇。Jens Baggesen (1764-1826) 著作甚富，有聲於時。唯別無覃思宏義，不能代表時代之精神，故 Oehlenschlaeger 興起，其勢力亦就衰矣。

瑞典文學之興，在宗教改革以後。Georg Stjernhjelm (1598-1672) 多作詩曲，自具特色，爲十七世紀最大詩人。唯當時文學趨勢，漸傾向法國，Boileau 之勢大張。Gustavus 三世，提倡甚力，文人輩出，盛極一時，如 Kellgren 及 Oxenstjerna 皆是也。Johan Gabriel Oxenstjerna (1750-1818) 爲詩雖守舊型，思想已漸趨於變。描寫山林物色與民間生

活，有Cowper流風。德國傳奇思想，亦漸流入。Karl Mikael Bellman (1740-1795) 作詩感懷古昔，多愛國之音，甚爲國人所好。啓明星派與峨斯會遂相繼而起，而傳奇派文學，亦造端於此矣。

二二 俄國在十八世紀前，舍民謠 (Bylini) 外，幾無所謂文學。其初爲蒙古所侵，繼復苦於苛政，故民氣消索，無歡愉之音。又其宗教最足爲文化阻梗，蓋俄國奉希臘宗，自稱正教，與歐洲諸邦不相係屬。政教當局，熱中衛道，欲以墨斯科爲聖教中樞，自命爲第二東羅馬。拒西歐旁門教化，唯恐不嚴。收束民心，俾定於一，以舊本聖書爲人天根本指要。有研究學問者，卽是我慢。詩歌多含異教思想，爲罪惡種子，故雖民間謳歌，亦在禁列。其嚴厲之教，殆較歐洲中世，爲尤甚焉。及文藝復興，各國悉受感化，並自振起，俄國則略無影響。間有一二先覺，亦悉被教會誅夷。直至十八世紀，彼得一世改革國政，西歐文化，始漸漸流入。又以古文不適於用，改作字母，除教儀外悉用之。由是文學稍興，至十九世紀乃極盛也。

十八世紀上半有 Lomonosov，由政府派遣學於德國，乃

仿 Gottsched 派爲詩。Sumarokov 則多作戲曲。稱俄國之 Racine。加德林二世，初受法國思想感化，提倡文藝學術。自作喜劇數種，并編月刊以論文學。一時詩人輩出，Derzhavin (1743-1816) 用淺近語，寫優美之情景，爲後世所重。Fonvizin (1745-1792) 以日常生活作喜劇，俄國戲曲，至是乃始完成。且多寫實之風，亦實開 Puschkin 之先路者也。Karamzin (1766-1826) 爲俄國第一史家。嘗仿哲人尺牘，作書一卷，述歐洲自由思想。又作小說，雖頗染當時感情主義 (Sentimentalism)，而感化之力至大。其一曰 Liza，言農女愛一貴家子，終爲所棄，赴池而死。一時人心大震，至有自墨斯科馳赴其地，求所言池，憑弔 Liza 者。俄國農奴制度，久致識者不滿，Radischtchev 仿 Sterne 作墨斯科紀行，力暴其惡，至以是得禍。Karamzin 所著書，於此亦多寓微旨。至十九世紀中，Turgenjev 之獵人隨筆出，而國人之同情，益以感發，奴制乃終廢也。

第 七 章 結 論

二三 以上所說爲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文學大綱。與文藝復興期合稱古典主義之文學。雖歷年五百，分國五六，然有共通之現象，一以貫之，卽以古典爲依歸是也。至其精神，則似同而實異。當中古時，教會厲行出世之教，欲人民棄現世而從之，求得天國之福。然人性二元，不能偏重，窮則終歸於變。武士文學，一轉而爲Trobador之抒情詩，浪游之歌，起於教士，而異教思想，自然流露。及東羅馬亡，古學流入西歐，感擻人心，起大變動，遂見文藝復興之盛。蓋希臘之現世思想，與當時人心，甚相契合，故爭赴之，若水就下。藝文著作，雖非模擬唯肖，而尚美主情之精神略同。迨至大流，情思衰歇，十七世紀時，遂有理智主義者起以救其敝。雖亦取法古代文學，而所重在形式，此十七八世紀之趨勢，與文藝復興期之所以異。本源出於一，而流別乃實相抗矣。蓋希臘文化，以中和(Sophrosyne)稱。尚美而不違道德，主情而不失理智，重思索而不害實行。古典主義卽從此出，而復有異